



解放后，湘阴第一任县委书记华国锋同志（二排左起第三人）和县部分党政负责同志。

王石金供稿

目 录

党的统战工作对和平解放湘阴的巨大作用

.....任纪汉 (1)

围歼万寿鼎部的回忆.....左 桦 (20)

附录：采访王衍铎同志的谈话记录.....黎明则 (35)

解放前夕的城区“学联”.....陶厚敏等 (37)

湘阴城区“解放社”.....陶厚敏等 (43)

我参加地下斗争的回忆.....杨寿祺 (47)

文家乡“学联”的建立和活动.....蒋克定 (55)

回忆文家乡“解放社”.....陈新民 (59)

十一师在忠义乡.....余泳渚 (63)

策反薛中健.....吴俊荣 (68)

革命的火花.....陶厚敏等 (70)

红十六军攻克湘阴前后.....黎明则 (77)

“5、4”怒潮席卷湘阴.....程 朴 (8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湘阴出现的几张

- 布告……………木人、民则供稿 (83)
- 沦陷时期，徐四如等护送美飞行员
- 芷江归队始末……………
- 谭海青、甘伏光、徐喜堂、
钟方来、戴罗口述 张可夫整理 (86)
- 湘阴北区联合政府成立始末……………朱小岑 (90)
- 一出过场戏
- 记湘阴县国大代表的选举……………李瑞康 (93)
- 基督教会在湘阴……………张守平 (96)
- 解放前的湘阴教会学校……………
- 高四爹、聂湖清口述 张顺清整理 (101)
- 民国时期的湘阴义学……………
- 于品庄、聂湖清口述 张顺清整理 (104)
- 县卫生院的创建和发展……………刘叔凡 (106)
- 在革命斗争中的湘阴邮政……………为长庚 (110)
- 解放前的湘阴搬运业……………张可夫 (113)
- 湘阴的商会……………张守平 (119)
- 忆湘阴城关棉布业“店员工人青年联谊会”

.....邵均陶 (122)

湘阴食锦.....刘季云 (125)

湘阴毛笔业创始人丰萃珍.....周谷香搜集整理 (123)

忆陈嘉佑领导护字营及第六混成旅的经过

.....胡 达 (130)

湘阴沦陷时期的几支地方武装.....熊荃荪 (135)

民国时期的一次募捐建监.....张宁子、吴 瑛 (146)

《讨邓天演檄》及《讨张、杨檄》.....杨四海等 (148)

县事杂记 (二则)甘 詠回忆 本人整理 (155)

名举人王公炳勋的两首对联

.....旅美华侨刘汉屏供稿 (158)

湘阴古迹黄陵庙与二妃墓.....钟幸云 (159)

湘阴民俗拾趣 (二则)剑 珊 (162)

火花工作队队歌.....封 三

党的统战工作对和平解放湘阴 的巨大作用

原中共湘阴县地下工委书记 任纪汉

1949年7月25日，湘阴和平解放，湘阴人民获得了新生。

1949年初夏，继“三大战役”胜利之后，百万雄师飞渡长江，进逼湖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迫使国民党军队仓惶南逃，湘阴成了敌人盘踞和骚扰之地。那时，汨罗驻有国民党的97军，平江、湘阴交界一线驻有国民党的58军，河南保安旅驻城南熊家岭、袁家铺一带，霍揆章部的暂一师驻西乡临资口一带，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驻荆圻围一带，局势十分严重。再加之洪水为灾，粮荒严重，物价飞涨，国民党特务又到处造谣惑众，弄得人心惶惶。值此关键时刻，省工委指示我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阴县地下工作委员会”，担起了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各阶层的进步力量，迎接解放的重担。

(一)

湘阴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自1926年起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至抗日战争时又成为了359旅南下支队的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反动县长刘伦又举起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党的活

动曾一度陷于极端困难之中。在这严峻时刻，地下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曾多次亲临高家坊指导工作。有一次周来到我家，同我老兄任庆臻密谈至深夜，由于我老兄年事较高，兴奋过度，第二天送走周里后便患脑溢血，瘫痪多年。后来省工委的罗正坤、李峰俩同志也先后多次来湘阴指导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至1949年春，全县党组织横的关系相继接通，党员人数也大量增加，遍布全县各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于是年4月底5月初，省工委指示我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阴县地下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龙瓚任副书记，彭国枚、任永骏为委员。当时省工委强调：要转变党的战略方针，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加强党的统战工作，把各阶层进步力量组织起来，迎接解放。

当时湘阴城关还没有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县工委对如何转移工作重心，感到棘手。5月上旬，我曾和周和生同志进城看了两天，回去后，便找任永骏同志商量第二次进城问题。任永骏同志是湖大学生，和我同是高坊人，早在中学时代就曾组织领导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活动。他对党的事业满腔热情，且机智勇敢，善于应付各种局面。我问他城关有什么熟人没有，他说有个湖大的同学，叫熊石刚。此人思想进步，他有个舅舅叫康濯，早已去延安。熊家住在城郊八甲侠园，只过一天，我和永骏同志便到了熊石刚同志家，熊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时彭国枚也来到了县城。彭是本县湖区人，离县城不远。他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虽几经国民党的牢狱折磨，但对党的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我和任永骏、彭国枚同志在熊家住下来了。这时，县工委的四个负责人除龙瓚同志根据党

的指示去东乡组织地下武装——湘北人民自救军外，其余三人便在城关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在城关，我们通过熊又认识了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杨寿祺。杨是广东中华文化大学的学生，湘阴县城的一家最大商号“德润生绸庄”就是他家开的。杨虽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很愤慨，向往共产党，热心于解放事业。旋即，又通过熊的介绍认识了其开烟铺的堂兄熊笃庆和堂叔、商会会长熊泽洋。他俩都是开明人士。后来，我们便把熊石刚、杨寿祺和渔民李凤吾同志的家作为在城关开展地下活动的据点，广泛与一些进步青年、社会人士频繁往来。

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知识青年和各界人士倾向革命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些骨干分子便酝酿在中心镇成立“学联”并很快付诸行动。如何把“学联”的这些人引导到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便成为了我们当时在县城活动的重要任务。因此，县工委决定把原分工的由任永骏分管的农、青、妇和彭国枚分管的统一战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便在“学联”的组织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5月中旬，县中心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谊会召开了首次筹备会议，选举了高济源、陶厚敏、熊石刚、刘季云、杨寿祺为筹备委员。旋即正式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由熊石刚任常务理事，杨寿祺、陶厚敏、朱树松任副常务理事，盛赋云、郭道时等为委员，设有宣传、联络、学术、妇女、总务等股。随即印发了《告全县父老书》，并在“学联”骨干中秘密地传阅了地下党散发的进步书刊和党的一些宣传资料。在中心镇“学联”的影响下，朱云山、陈新民、杨静舟、徐道儒、邹仍孟、廖一中、张一平、万是依、熊玉昆等先后在文

家、忠义、云静、显庆、道南、武穆、和丰、仁和、文洲等乡成立了“学联”组织，参加的学生、教师达500余人。

在中心镇学联成立前，由地下党员吴树言倡导，刘曼石、陈元伯、龙德群、巢国卿、陈洪儒、何清炯、戴春煦、黄拔群、龙望章等发起，在玉池完小组织了“新力智识青年联谊会”。其宗旨是：“团结一切新兴力量，砥砺学行，联络友谊，向恶势力作斗争。”随即，先后在清溪、源坑、武昌、归义、白水等乡成立了6个分会，参加的成员共达390余人。同时，由任永骏、杨驹倡导，张介麟、彭敬先、王谷泉、韩修、彭梓振、杨波、张克辉等发起组织了“高北智识青年联谊会”，成员百余人，其宗旨为：“加强学习，互相联系，服务桑梓，迎接解放”。

各地进步青年组织相继建立，为了加强其横向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县工委经常把各个学联印发的宣传品互相传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网络，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5月中旬，省工委指示我们，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鱼目混珠，暂时停止发展共产党员。同时指示我们要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工委从讨论“学联”的作用入手，一致认为“学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可以公开号召群众，宣传群众，能起到党在地下活动时不能公开起到的作用，但其缺乏工人、农民、店员和手工业者的参加，力量不雄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很有必要把工、农、商、兵，其中包括妇女等各界中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为和平解放湘阴出力。这时，省工委谢介眉同志来湘阴，找到

任永骏同志，传达了省工委关于组织“湘阴人民解放社”的指示。经县工委研究决定，由任永骏同志负责专抓，并立即拟出了解放社的章程、誓词、口号和社证，还议定，根据不同对象分别组建工人、农民、妇女、店员和知识青年解放社。任永骏同志首先在县中心镇“学联”中发展了熊石刚、杨寿祺、姚太初、肖必大、肖必定、朱树松、彭祖望、陶厚敏、何源湛等为解放社成员，再由他们组成核心小组去发展壮大组织。“解放社”设组织、宣传、联络、调查、总务等小组，组长由核心小组成员担任。然后，分别到工人、农民、店员、妇女、知识青年中去发展成员。加入解放社的手续比较严谨，规定由地下党员或解放社社员介绍，负责人谈话，再举行秘密宣誓，然后填发社员证。解放社成员只有纵向的关系。

县工委还指派一批地下党负责人或党员到各乡、镇发展解放社组织。彭国梅、解清泉、李应楼、彭时和、彭自求负责河西；吴树言、刘长庚、刘少成、黄润生、芦凤鸣（又名芦坤山）等负责白水、武昌、三神、归义等乡；周葛、张国辉、张律、刘福俊、任培吾负责塾圻、源圻、清溪等乡；甘昆轩、李连根、瞿应象、杨驹、李石山、彭述文、沈履祥、任雨章、甘建功、任仲夫、任焘之、任培龙等负责高明乡。还派彭振欢负责文家、道南、忠义等乡。全县先后发展解放社员一千余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和平解放湘阴时是积极分子，解放后不少人成为了县、区、乡人民政府的干部，还有的跟随大军南下或到外地工作，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了贡献。

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败，宣传解放战

争形势与党的政策，抵制国民党特务的谣言，把全县人民的思想引导到盼解放，迎解放方面来，县工委用石印机和油印机在德润生綢庄的三楼上印刷了大量的宣传资料和进步书刊，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告全县人民书》和革命歌曲等，通过“学联”和“解放社”的成员向社会上散发。中心镇“学联”还在三井头闹市区办了“罗城墙报”，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图文并茂，吸引了广大读者；办了一个《新知识》油印刊，翻印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文章；办了一个有60多个贫苦子弟参加的读书班，一面教学生读书，一面教唱革命歌曲，传播革命思想；组织了一次有30余人参加的题为“湘阴当前是天灾大于人祸，还是人祸胜于天灾”的专题辩论会；借以揭露当局的种种罪行。

“新力智识青年联谊会”以刘曼世为首举办了初中和高中补习班，共有学员百余人，向学员进行解放战争形势教育；以刘康世、刘曼世、陈元伯、孙铸、吴树言为首，组织群众抗兵抗粮；通过乡代会，改组三神乡政府，选举进步人士巢植夫为三神乡乡长；办了“新力快报”、“新力墙报”，印发了《告国民党官兵书》、《告乡、保长书》等宣传资料。

“五·四”这天他们还在玉池寺举办了一次影响较大的、即有千余人参加的文艺晚会。晚会由陈元伯任总指挥，龙正凡（玉池完小校长）主持，首先由吴树言、张耕野（武大学生，地下党员）分别作了《当前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演讲，然后表演了节目，唱了《山那边好地方》、《金樱子哟开红花》、《谁养活谁》、《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到会农民巢应生深受感动，当场表演了猴拳。这次晚会影响很大，

当即全场沸腾，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会后人们到处传说：“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玉池大山”。

其他各乡镇“学联”分会也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白水分会以陈赞年、徐攀中、刘国英等为首，团结上层人士岳五爹，发动群众清算了中心学校；清溪分会以吴洪勇为首组织平粿，解决了当时米价昂贵，贫苦农民无力购买的困难；武昌、源圻、归义等分会组织宣传队下到各村宣讲解放战争形势；高北知识青年联谊会由杨驹、吴建平、王谷泉、彭梓振等发动群众清算了高明乡中心学校校长韩元伯；由解放社员发起改组了高明乡政府，选举进步知识分子周叔明任乡长；甘昆轩、李连根、李石奕、李石山、沈履祥、甘建功、徐竹安、徐竹阶在梓木洞一带，发动贫苦农民向大户搞平粿；解放社员吴建平赴县城做好他叔父、县银行行长吴立豪（系开明人士）的工作，保护好银行档案，稳定金融。等等这一切，都为湘阴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心镇“学联”和“解放社”在争取和团结社会上层人士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小学教员吴世昌，在县城名望较高，他的祖父是前任商会会长，城关商业界的元老，为了使中心镇能顺利地开展迎解活动，经县工委同意，由“学联”出面，推荐其出来担任镇长。吴上任后，做了很多有利于湘阴和平解放的工作。

吴剑真任县长后，县政府财源枯竭，连公职人员的薪水也支付不出。县工委任永骏同志为支持吴开展工作，通过熊石刚做其堂叔、商会会长熊泽洋的工作，召集乡绅会议，为吴筹措了一批银洋，缓解了县政府的经费之难。

在争取湘阴和平解放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人士在我党统

战政策的影响下，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如县卫生院院长钟潜、孤儿院院长蒋新哉和吴俊云等。

“学联”和“解放社”不仅为党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打击少数顽固势力方面也显了身手。当时号称“八大金刚”的反动势力，对湘阴和平解放阻碍很大，其中尤以县参议长刘爱山，田粮处长周刚和杨士杰等为最，民愤很大，如不及时打击，将影响迎解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经县工委策动，中心镇“学联”出面，在城关组织了一次大的游行示威，扫除这些顽固派的威风。接着，由“学联”出面，邀请各界有关人士参加，组织清算县前任田粮处长杨士杰和继任田粮处长周刚。经清算掌握了杨、周的贪污罪行后，吴剑真立即将他们关押。刘爱山见势不妙，乘隙逃跑了。此举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民主势力扬眉吐气，广大人民拍手叫好。

(二)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向中南进军。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企图在湘北与我军作垂死挣扎，在我县和平江、长沙、益阳等交界处部署了重兵，并调集了两个工兵营，准备炸毁粤汉线汨罗至长沙间的铁路桥梁，妄图阻止我大军南下。针对敌人的上述阴谋，六月份省工委罗正坤同志向县工委下达了护路保桥的指示。县工委对此认真作了研究和部署。七月中旬，省工委派张煜、周主全两同志到高坊向县工委再次传达了关于千方百计保护好铁路、桥梁，以利大军南下的指示。面对这种情况，县工委又先后作过三次认真的研究。鉴于湘阴境内的50公里长铁路和

6座桥梁均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汨罗江南渡桥驻扎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工兵连，大桥南的汨罗车站和归义街等地还有国民党的97军驻扎），而我县工委掌握的武装力量仅有湖北人民自救军的400多人枪（该军是1949年5月根据省工委指示，由龙瓚为首组建的，司令员兼政委龙瓚，副司令员吴剑真，参谋长周葛，政治部主任陈元伯，秘书长刘曼世，高级参谋梁正球。该部后来发展到在湘阴境内有6个团，在平江有一个支队，绝大部份驻扎在湘阴和平江交界处）。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我们认为如果采取硬拼的战略，很难圆满完成省工委下达的保桥护路的任务。为此，我们通过慎重的分析，反复权衡利弊，制定了奇袭敌军军车的战斗方案。

为了使这次奇袭能有成功把握，事前，我和龙瓚、任永骏、吴树言到川山坪一带铁路线段进行了实地考察，选择了川山坪彭家坳为奇袭地点。于是，县工委立即调动精干力量，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战斗总指挥原确定由龙瓚担任，后因龙去平江调集武装力量时，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所阻，一时回不来，后只得另行决定由川山坪区工委书记吴树言担任。吴系青年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一段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对党的事业积极、忠诚，且具有多谋善断的才智。受此任后，吴按照县工委的指导思想，开展了工作：派地下党员刘少成、刘长庚、吴晴丰、刘长生、何清炯及新力智识青年联谊会负责人、解放社社员刘曼世、龙德群、陈洪儒等去彭家坳熟悉地形，组织人员，做好破轨准备；做好川山坪车站的策反工作，争取车站工作人员的支持。准确掌握敌军列车运行情报，是关系到这次奇袭能否成功的关键。川山坪站站长王福僧系湖北人，年青时思想进步，大革命时参加过农会。到川

山坪车站十多年来，为人老实，作风正派，附近群众反映很好。于是便派曾与他有交往的陈元伯出面去做工作。开始，王有些犹豫，交谈时欲言又止。陈通过细心观察了解，摸到了他的思想顾虑是：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多，加之副站长孔令美又参加过特务组织，恐万一泄露出去，将累及全家人性命安全。于是陈又转而去争取孔的工作。孔系一般特务，且也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了信心，把他争取过来不是没有希望的。陈元伯寻找机会接近孔令美，并和他交谈，向他阐明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失去民心，无法挽回败局，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出路，才有光明前途。接着王福僧也找孔交谈，推心置腹谈自己的看法和打算。通过这样反复做工作，孔的思想有了转机。陈元伯向县工委汇报了王、孔二人的情况后，我和吴树言又分别找他俩谈了话。王、孔两人消除了顾虑，态度明朗，表示愿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7月19日上午，我和任永骏同志赴川山坪听取了吴树言关于战斗准备情况的汇报。这时，王福僧送来一个重要情报：7月21日凌晨有一列机车号码为746的军车从汨罗站往南开。听到这个情报，我们都感到高兴，但此时仍未见龙璆率部队回来。正在为难时，却又有刘曼世送来情报：派往平江送通知请龙璆回来的龙国良和龙飞在途中被国民党的60师路哨查出了他们身上的湘北人民自救军印鉴和宣传品，被押送去宁乡的该师司令部，有生命危险。吴闻讯，又只得去找刘康世（刘是吴的老师，是吴剑真派驻省城做联络工作的主任秘书，刘的妹夫李伟系60师师长）要他设法营救。受命后，刘立即赶到60师师部，找到李伟，说明了原委，通过李

的大力营救，龙国良两人才得死里逃生。

当时，我们驻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只有湘北人民自救军的30人枪，无法解决问题，便立即决定由吴树言去文家乡王家冲找江南地下11师师长兼政委杨建和副政委左雄联系，要求派兵参加战斗。吴找到杨、左后，说明来意，杨积极表示支持，当即派左雄往樟树港，调了一支约40人枪的队伍，由联络参谋杨宏宾率领，前往参加战斗。杨系王家冲人，是国民党中央军校18期学生，有一套作战经验。出发前左雄讲了话，吴树言宣布了纪律，是夜十点钟左右，离开樟树港，朝川山坪前进。行至低华岭，左雄突然患病，在吴树言的再三劝导下，返回中段。队伍行至道南乡和高明乡交界处已是十九日凌晨四点左右了，无法抢过粤汉铁路，只能在低华岭宿营。宿营后，吴找三神乡乡长巢植夫，请他立即安排人员做好饭菜，让他们饱餐一顿，以慰夜间行军之劳。（巢植夫原业行医，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开名人士。是年五月经地下党做工作，通过乡民代表会扶上台的。他担任乡长后，为湘北人民自救军筹集军粮万多斤，掩护地下党开展活动，出色地完成了他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乡长任务）十九日晚十一时以后，吴把队伍带过粤汉铁路，隐蔽在川山坪附近黄氏宗祠，作好战斗准备。

二十日，探听得新的情况：汨罗南渡大桥已有国民党的军队在作炸桥准备。事关紧急，吴当机立断，挑选了两位有胆有识的人奔赴南渡大桥。一位是白水搬运工人，共产党员胡秋生，另一位是解放社社员胡泉清。两胡到达南渡桥时已近黄昏，敌人正在桥墩安放炸药。他们按照吴交待的办法即乘黑潜入树林中，高声叫喊道：“老总，你们不要炸桥

了，川山坪到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破桥的敌人听了胆战心惊，忙引爆，南渡桥除一个桥墩被炸毁外，其他部份完整无缺。

与此同时，我湘北人民自救军部份官兵、江南地下十一师部份官兵以及地下党员、解放社社员和新力智识青年联谊会成员约一百二十余人，于十一时左右开赴彭家坳密林深处。吴树言又按原计划作了具体分工，便和湘北人民自救军副官刘钧和去车站指挥王福僧的工作。一进入车站，用暗号与王福僧取得联系，首先把王、孔两人的家属和财产转移至距车站五里之远的巢子健家中，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派湘北人民自救军刘佑生和解放社社员张绥和等八人保护王、孔的安全并准备在枪响后，向长沙、岳阳两地发出川山坪发生激战，他们无法坚守岗位的紧急电话，然后迅速撤离车站。一切就绪，大家正全神注视着军列到来之际，王福僧突然报告，从南向北有一列客车抵达高坊车站，要先于军车通过战斗阵地。吴树言果断命令，将已破路轨修复，保证客车安全。待客车通过后，再次破轨。十分分钟左右，敌249次军车进入川山坪车站，而再次破路的消息尚未到来，在此千钧一发之关键时刻，吴树言只得命令王福僧将军列暂停留在川山坪车站，待令发车。吴同刘钧和即离开车站，火速赶至彭家坳阵地。车上的国民党军见突然停车，急得暴跳如雷，部份军官从车上跳下来，闯入车站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伸手就打王福僧几耳光。王和他们讲理：“高坊车站未发信号，暂不能发车。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不要随便打人。”正在争吵之际，联络员陈洪儒赶到车站，用暗号告王福僧，王心领神会，便大声喊道：“前站来电，可以发车。”马上发给路牌，亮出

绿灯，在汽笛长鸣声中，敌军列向伏击地点驶去。当驶近彭家坳，司机发现破轨，急刹车。在这万分紧急之际，吴树言发出“打”的命令，阵地上各种武器一齐打响。刘钧和首先将火车司机击毙，车头失控，继续向前运行，霎时间一声轰鸣，火车头出轨，前三个车箱倾斜，敌军官兵惊慌失措，纷纷弃车向铁路西侧逃命。我军乘机爬上军列，准备搬运胜利品。但狡猾的敌人又从稻田里爬上车来，用机枪向我扫射。我军还击，一时炮火连天，弹如雨下。我们在打死敌军七名，夺得枪支子弹一批，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后，主动撤到玉池山麓，隐蔽在玉池行宫休整待命。我方地下十一师战士苏新年受伤，由地下党员刘少成等护送至三神乡公所，乡长巢植夫以乡丁受伤名义，命人用单架送往县城卫生院，由解放社成员肖必定、肖必大向钟潜院长介绍真实情况后，钟潜立即亲自动手抢救。由于医治得当，不到一月便康复出院，仍回部队。（苏在住院期间，南下工作团进城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华国锋和县长张国权都去医院慰问，对他的英勇保护铁路精神予以高度赞扬，并鼓励继续为革命作出贡献。同时，县委给王福僧颁发《护路模范》锦旗。）

奇袭川山坪的第二天，党组织又派新力智识青年社成员龙望璋，张绥和等假装慰劳国民党军，在铁路沿线和八尺坳等地设置“劳军茶水站”，名为过路部队送茶，实则侦察敌军动静，防止敌军搜山。并乘机宣传说：“昨晚戴五星帽的军队走了一夜。”敌军一听，连茶水也不敢喝，便狼狈逃命。从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湘阴境内的敌军南逃一空。

这次奇袭，不仅使敌人妄图破坏汨罗至长沙一带桥梁和铁路的阴谋没有得逞，为我大军挥师南下提供了方便，对和